

禅 与乐

田青◎著

一思於儀不思汝一紙思一思六思一思一思六思
一思於儀不思汝一紙思一思六思一思一思六思
一思於儀不思汝一紙思一思六思一思一思六思

思一思六思一思一思六思一思一思六思
思一思六思一思一思六思一思一思六思
思一思六思一思一思六思一思一思六思

思一思六思一思一思六思一思一思六思
思一思六思一思一思六思一思一思六思
思一思六思一思一思六思一思一思六思

禅 乐

田青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禅与乐 / 田青著.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039-5268-5

I. ①禅… II. ①田… III. ①禅宗-关系-音乐-研究-中国 IV. ①B946.5②J6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4049号

禅与乐

著 者 田 青

责任编辑 王 红

责任校对 方玉菊

装帧设计 杨林青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信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 × 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69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5268-5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仅以此书纪念先父田广成(光程)大人
一百周年诞辰

辛卯年腊八适逢公元2012年元旦

田青叩首

禪



2

5



樂

星云大师题字

田青先生 禪曲樂

水流花謝皆聲
色空淡風清
天籁音

北田頌

南懷瑾



1996年初夏，我带着北京佛乐团去德国巴伐利亚参加“世界宗教音乐节”，在许多场演出中，有一场演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在一所大学的小礼堂，上半场是一个日本音乐家的尺八独奏，下半场是我们北京佛乐团的节目。在后台共享的演员休息室，我们团的十几个团员一边准备演出的“家伙”，一边你一言我一语地聊天。而那个日本音乐家却在休息室的一个角落默默打坐，他唯一的随从——他的儿子则默立在侧。我们团的一个团员对我说：“他只有一个人？那肯定演不过我们！”我没有说话，只是示意他们轻声，不要打扰那个打坐的日本音乐家。快开演了，那个日本音乐家徐徐起身，他的儿子托着一套绣着族徽的礼服跪在他面前。待他向族徽行礼之后，儿子才侍候他恭敬谨严地穿上礼服。这一切，都是在沉默中进行的。这仪式感极强的穿衣过程结束后，他不跟任何人打招呼，眼睛看着地面，轻轻地向舞台走去。

我让我的团员们安静候场，然后绕进观众席，在最后一排静静坐下。那个日本音乐家跪坐在舞台中央，依旧低眉看着地面，一言不发。我不知道那静默究竟有多久，是两分钟，还是三分钟？抑或更长？但我却深深地感到，他的沉默不是空白，而是一种力量，因为所有的观众都似乎感受到了什么，不知不觉地和他一样沉浸在静寂中，大气不出，好像不是等待一场音乐会，而是在期待着某种重大事件的发生。他终于把尺八放到嘴边，那声音，仿佛从辽远的时间深处传来，呜咽着，把一种亘古即在的苍凉和温暖送到观众的心中。他一个人，一只尺八——一只从中国传过去，但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失传而只保留在南音音乐里、被闽南人称作洞箫的乐器——不间断地演奏了半场，没有第二个人，没有任何其他的陪衬和帮助。当他起立行礼的时候，观众才仿佛从他音乐的魔法中惊醒，用长时间的掌声向他们心目中的东方致敬。

下半场是我们团演奏的北京佛乐，十几个团员，除了来自北京广化寺的两个僧人外，其余都是北京民间佛乐著名传人张广泉的弟子，能够娴熟

地演奏从智化寺京音乐到被称为“怯音乐”的北京民间佛曲。他们的乐器，完全是正宗的北方佛教音乐的正统乐器——笙、管、笛加云锣，还有鼓、饶钹、铛子、木鱼等法器，这是在大陆经历过数十年“破除迷信”教育和“文革”浩劫之后少数仅存的尚可演奏佛教音乐的队伍。他们的演奏，当然也获得了欧洲观众的赞赏和欢迎。我不能说那天的演出是上半场更成功还是下半场更成功，因为两种音乐“各美其美”，无法比较。但是那天演出结束后晚宴上一个欧洲音乐学者的问话，却令我感到一种羞愧和困惑。而正是由于这个羞愧和困惑，促使我写下了读者正在读的这本书。他说：“在日本的尺八音乐中，我听到了禅意。而在中国的佛教音乐中，我听到的却和我在中国民间音乐中听到的一样，嗯，好听，但是有点吵。请问你，这是为什么？”

我当时给他讲了中国佛教“华化”的过程和佛教与中国民众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讲了明清之后中国兴起“人间佛教”的情况，讲了中国佛教音乐的功能和场合，讲了中国普通民众的审美习惯与民间音乐对佛教音乐的影响，我更强烈地向他指明，无论是禅还是尺八，其故乡都是中国！但是，我却从他的眼睛里，读到了一种被礼貌掩盖着的他自己的价值判断。

其后，我不断地被这个问题困扰：为什么中国现存的传统音乐（包括佛教音乐和道教音乐）里，我们似乎感受不到禅意？感受不到这个曾经深深影响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深邃博大的东方智慧和精神？是中国音乐与禅无缘，还是我们的考察不够深入？尤其是近年来，当研究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乃至禅与中国文学、禅与中国诗歌、禅与中国绘画等等的著作大量出版的时候，禅与中国音乐的关系，却至今鲜有论者。这很奇怪，也不应该。因为无论就其形而上的层面而言，还是就其形而下的层面而言，都再也没有一种艺术门类像音乐一样与禅有着如此众多的相似性了。

禅与中国音乐的密切关系、中国传统音乐中所深蕴着的禅意，以及禅

和禅宗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音乐的事实，从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当今中国音乐发展中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是背离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本性和传统，丢弃了中国传统音乐中曾经蕴涵着的禅意，盲目、全面地照搬西方音乐的一切。只有在透彻了解中国音乐与禅近似的本质之后，只有在重新忆起禅和禅宗曾经深刻影响中国音乐的发展历程之后，我们才能突破“弱势文化”的困境，找回中国音乐独特的意境。而只有深具禅意的音乐，才能在国际乐坛上彰显华夏独特的乐风。

唐时，有一位诗人有幸在僧院中听琴，听琴之后，他吟出了这样四句诗：“禅思何妨在玉琴，真僧不见听时心。离声怨调秋堂夕，云向苍梧湘水深。”¹禅思悠悠，琴韵悠悠，禅与音乐的因缘，也如秋日的湘水一样，澄澈深幽。

1. 杨巨源：《僧院听琴》，《全唐诗》内府写刻本，五函九册，第23页。

目 录

弁 言

第一章 中国人的宗教观和音乐观

1. 郭沫若的问题：中国为何没有产生宗教？ …… 3
2. 伟大的“礼乐之邦” …… 16
3. 中国哲人的音乐思考 …… 25

第二章 白马东来

1. 两个伟大文明的相遇 …… 37
2. 禅与禅宗 …… 42
3. 何处无佛？——禅宗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音乐 …… 49

第三章 活泼的禅心与流动的音符——禅与音乐的相似性

1. “直指人心”的禅与“不立文字”的音乐 …… 65
2. 公案：谁能确解 …… 70
3. 音乐：一说便错 …… 75

第四章 禅风乐韵

1. 单旋律中的禅意——“简约”与“明心见性” …… 85
2. “见性成佛”的法门与中国音乐的“韵” …… 96
3. “简约”之风与古琴减字谱的出现 …… 105

第五章 禅者：在山水与音乐之中

1. 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大自然 …… 117
2. 文人士大夫的佛教信仰与音乐生活 …… 126
3. 王维与白居易 …… 137
4. 永远的苏东坡 …… 148
5. 琴僧——一个特殊的音乐家群体 …… 165

第六章 禅曲探珠

1. 《普安咒》与《那罗法曲》——琴曲中的佛曲 …… 185
2. 《江河水》——是“阶级压迫”还是“有生皆苦” …… 195
3. 世界上最慢的音乐——南音 …… 201
4. 一首鲜为人知的伟大乐曲——《行道章》 …… 208
5. 生命的鲜活、自由、灵动——潮州筝曲《行云流水》 …… 216

第七章 中国音乐向何处去

1. 西风东渐与国乐凋残 …… 225
2. 魂兮归来！——中国音乐的复兴之路 …… 239

续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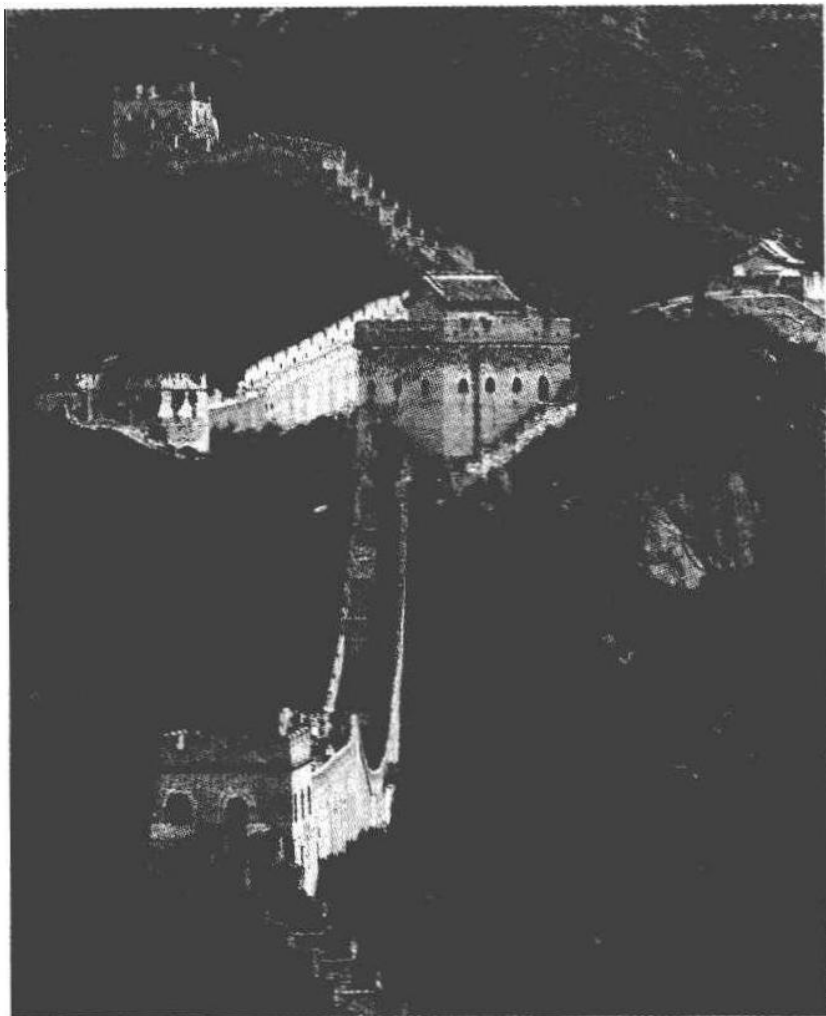
郭沫若的问题： 中国为何没有产生宗教？

禅作为一种哲学、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生活态度，无疑是世界上最具宗教性的思想体系；而禅宗作为一种信仰、一种修行方式、一种佛教宗派，无疑也是世界上所有宗教中最灵活、最具世俗性的宗教。讲到佛教的传入和禅宗的产生以及禅对中国音乐的影响，就必须先知道我们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宗教的，先知道我们中国人独特的宗教观，先知道中国人传统的音乐观，只有了解了这些，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佛教传入中国后，会“一花五叶”，发展出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禅宗和禅。

但是，假如我在这里说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缺少宗教感和宗教意识的民族的话，不知你是否会同意？但事实的确如此，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会产生禅宗，不理解为什么禅会深深影响中国文化并深深吸引中国的知识阶层和艺术家。与世界上其他同样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相比，我们中国人是一个更注重“实践理性精神”的民族。或者换句话说，与中华民族对“实践理性精神”所作出的思考和贡献相比，



金字塔



长城

我们较少关心宗教及宗教问题。古埃及留给世界的，是企望法老灵魂不死的金字塔；玛雅人留给世界的，是曾经无比辉煌、神秘的神殿和祭坛；而古代中国最伟大的建筑留存，是反映了中国人基于现实安全考虑的世界最大的防御体系——长城。中国不但从没有过统一的国教，从没有过真正的宗教战争，从没有过政教合一的政权（这当然都是些大好事），任何宗教也从未能单独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作为历史学家的郭沫若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灿烂的古代文明，尤其是在先秦便出现了伟大的思想体系的古国，却未能产生世界三大宗教中的任何一个呢？1944年夏，郭沫若在中国著名的“三大火炉”之一的重庆乡下，在冒着酷暑对墨子的思想、行为作了他名之为“批判”的分析之后说：

我是感觉着中国有这样一位标准的教主人格，为什么没有产生出一个固有的宗教？世界上的几个大宗教差不多都发生在距今二千年前上下。墨子生在二千四五百年前，以他的精神和主张尽可以成立一个中国独特的宗教，……我的看法是，中国的地理条件有很大关系。各个世界大宗教都

产生在热带国家。那些地方的贵族们一样受着自然界的压迫，故尔容易在幻想中去讨生活，在生前想求得一种法悦以忘却现世的辛苦；在死后自己升上天堂，把敌对者打进地狱里去。中国是温带国家，天堂何如现世的宫殿？地狱何如现世的监牢？故尔中国贵族最质实，无须乎再有升天入地的必要了。因此中国的统治者早就知道欢迎比较更现实的统治工具，而冷落了那虚无缥缈的东西。这，恐怕就是固有宗教虽是具体而微，而终究未能完成的根本原因吧？¹

郭沫若试图从地理文化学的角度解释宗教产生的大问题，当然不够全面、不够究竟。但他的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知道，宗教与一切意识形态一样，都只能产生于掌握文化并具备思想创造力的知识阶层。而一切宗教的基本出发点都是对“现世”的否定和对“来世”的向往，即基于对现实生活的“苦”和不合理性的透彻认识，而产生对一个存在于可感知的空间或时间之外的理想世界的追求。在中国，统治者住在冬暖夏凉的广厦中，从商代起便懂得了将冬冰窖藏至夏天享用，他们“恒舞于宫，酣歌于室”²，甚至“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³，对生老病死之苦视而不见，将人生的享受推至极致，可以说是肆无忌惮地饕餮生命。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又怎么会产生“来世”的思想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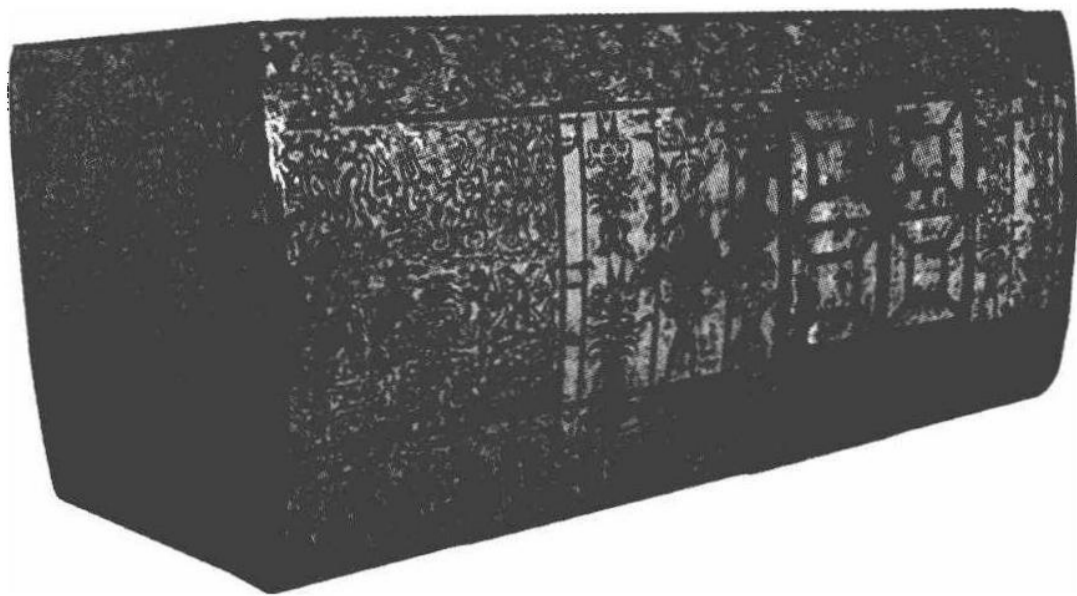
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人的民族性里，有着根深蒂固的执著于生命、迷恋于生命的文化传统。当然，不带贬义的“贪生怕死”，是一切有意识的生物的本能，也是人的本能。但是，中国人的这种民族性却不仅仅是一种脱离文化背景的本能，中国固有的哲学在对待生命和灵魂的态度上，曾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民众的生命观和生死观。

其实，对于“来世”以及灵魂、鬼神的有无，中国远古先民们的态度与春秋战国后，尤其是秦汉后的中国主流思想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但生前“横扫六合、虎视雄哉”的秦始皇在死后会把整个一支军队带入地下，早在

1. 《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

2. 《尚书·伊训》。

3. 《史记·殷本纪》。



距今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便已有一定的葬式，他们的殉葬品有取火的燧石，有作为工具的石器，甚至还有作为装饰品的石珠、带孔的兽牙、骨坠等等。从中可见山顶洞人已萌生“来世”及灵魂的思想。在仰韶文化的瓮棺葬中，瓮棺的顶部多有小孔，似为灵魂出入之处。大约葬于公元前433年的曾侯乙墓的棺椁上，更清楚地绘着供灵魂出入的窗口。

但是，以孔子与老庄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出现之后，情形便逐渐有些不同。当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对现实政治与现实生活的考虑，更压倒了对灵魂等问题的探讨。起码在主流中国思想家们的口中和笔下，灵魂与鬼神的问题被基本排斥在思考的范畴之外了。直到佛教传入之后，中国人才逐渐接受了一整套现成的“转世轮回”的思想。

在灵魂、鬼神的有无与“来世”的问题上，对中国民众有着长期影响的中国先秦时代的哲人们一致采取了一种冷漠的、敬而远之的态度。孔子及他之后的大部分儒家学者们，几乎把他们全部的注意力都投射在现实生活之中，他们更多地关心“今生”的政治、道德、伦理的众多问题，而无暇顾及或不愿讨论“不着边际”的宗教性问题。当孔子最器重的学生子路问孔子鬼神之事时，孔子一反往常“诲人不倦”的态度，拿出先生的架子来反问学生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⁴对来世及死后的灵魂问题采取了一种被很多人称为“明智”的回避态度，既不肯定，

4.《论语·先进·第十一》。